



彌麗社創作集
第一
第三輯

彌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愚 若 師 醫

(五 幕 劇)

——此 作 呈 侯 紹 裘 兄——

錢 江 春

人 物

陳若愚 醫師 吳會醫藥大學畢業生 新得行醫執照

開設若愚醫院

姚蕙如 吳會大學看護女生

朱和鈞 吳會大學畢業生留校充助教

張執之 醫師 吳會大學畢業生

元 智 吳會大學四年級生

顧璧人 吳會大學看護女生

孔先生 老塾師

張三眼 醫院鄰人

李大炳 醫院鄰人

李富國 退伍兵

劉 黃

劉黃母

癩皮金

院僕一人

扛夫三人 鄰佑三四人

地點——吳會 時間——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中

幕前白

對歷盡人情的諸位，
我來演一件極平常的故事。
這故事的主公又是個平常的少年，
他纔畢業醫學校而入世。
他不識高下，
他不達世情，
每當熱血沸騰的時節，
便自己去找尋病人。
他空抱着一片心，
却遭了舉世的疑和忌；
非笑固已難堪，
折辱終更不免。
在這故事裏，
有許多安心取笑的地方；
玩世不恭是當然的了，
但我以為這於悲劇的大體原無妨。
須知笑中有刀，

須知笑中有淚；
不必見人途窮淚盡再發現同情，
是所望於諸位。

第一幕

佈景 吳會大學校園內涼亭前；後方可望見大學校舍的一角，右方可以望見由大學前門來的通路。
晨光。姚，朱，張，元，顧，五人共聚亭前日光中，或立，或倚欄上。

朱和鈞 你們可知道若愚的行醫證，居然也請到，他日內就要掛牌麼？

張執之 這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可笑若愚一味的迂，挨過了一個夏秋。（激昂）老實說！像吳會大學這樣的醫學校，國內共有幾個，內務部自從頒佈醫師條例後，一共有幾個醫生去請過執照，還由得耽擱了四五個月！

元 智 （冷靜）不是麼，上半年我就勸他，要掛牌還是掛得早。醫生營業，全靠三秋，掛牌後，一

些風頭是不可少的。至於部證，請也罷不請也罷。現時的醫生，有幾個請過，但他們還是營業，還是發財。就算要請，本也沒有不准之理，儘可一面先掛起牌來，免得錯過了那個機會。果然，七月間一陣虎列拉，十月間一陣白喉，要是他聽了我的話，早也像執之那樣把開辦費收回，腳跟也站定了。

張執之 這也難說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做法，要叫他像我這樣賣兩塊錢一針血清，又是做不到的。但這也是沒法，並非我的心狠。醫生固然以救濟人類爲目的的，但平心而論，現在世界，誰也不能不踏在人的背上救人！

朱和鈞 元公畢竟是智多星，名不虛傳。（拍執之的背）執之看你不出，倒也有這些見地。像我這樣祇好畢業後，在本校當個助教，養養老了。哈哈！哈——（笑未止）

顧璧人（攪言）究竟他幾時掛牌？聽說他家中還設醫院，但看護還不曾請到一個呢。

張執之（對朱）你又來依老賣老了。老張果然得法，
• 將來賞你口飯吃吃，不要愁！

元 智 還有他自己不掛牌，却在那醫專派的市立醫院中盡了一夏天的義務。說起那個醫院的定章，又是氣死人的，凡掛牌的醫專派醫生，他們照例送車馬費，若愚不是他們一派，又是不掛牌的，便全義務。年終的盈餘，却歸院董們去分！（激昂）

朱和鈞（阻斷元智的話）若愚的心地是好的，不過終是不通世故，終是孩子氣罷了，（對顧）至於看護，我聽見他已請過幾個，但是畢業的同學，爲了這一點，大家不願意去。今年四年級的功課，實習最多，你們在校的同學，不妨去幫幫忙，在學校方面，或者也可以認爲實習的。

（顧壁人有難色，回顧蕙如，蕙如沉思無言）

張執之 閑話休提，我們倒要打算打算送什麼賀禮，掛牌的期，一定是不遠的。

顧璧人 不錯，我也加入一個份子，蕙如怎樣？（蕙如仍不語）更不知他究竟那一天掛牌？倒要去問問。

朱和鈞 （恰抬頭向臺後右方看）那邊來的不是他麼？

大 衆 （抬頭）正是，讓他來我們就問了他。

（陳若愚上，身材短小，服裝樸素，容貌不大動人。面帶笑容，走得很急。）

大 衆 （招呼）若愚，若愚。

陳若愚 （氣甚急）你們可知道我的執照已經請到，今日已掛了牌麼？

張執之 和鈞剛纔正在說呢，我們正在要問你日期，預備送賀禮，你直性急！

元 智 （上前執了若愚的手）恭賀你，恭賀你！

陳若愚 （定睛細看）原來是你們五位在此，我遠望過來只看得清和鈞和姚女士。

朱和鈞 （笑）吓，你高興得連人都看不清了，真已經掛牌麼？看護——（顧璧人瞬目示意）
（幕後鐘聲起）

顧璧人 (掩飾)上課鐘了,我第一點鐘有解剖,要去了。陳先生,下午一定來賀你。元先生,蕙如姊,你們和我同去上課麼?(轉身將下)

元 智 不錯,同去。

張執之 我今天來代課的也去了,和鈞兄來,我要和你商量。

朱和鈞 (對陳)若愚,到我那裏去坐坐好麼?

陳若愚 (對朱)我還要去看看校長,停一會來,(對其餘四人)再會了,明日請過來,賀禮倒不必客氣的,那實在落俗了。

張執之 (回頭)要俗你自己先俗,你自己先送人家禮的,難道忘了!(笑)

(張挽朱下,元顧同下,姚陳落後。)

陳若愚 姚女士今天爲什麼不則一聲,有什麼不快麼?

姚蕙如 (迴身站定)沒有什麼。(稍停)剛纔他們說起你服務桑梓的熱忱。暑假中完全在市立醫院盡義務,是麼?

陳若愚 (也站定) 有是有這事的,不過當時我倒也不曾存什麼服務社會的心。我本歡喜醫藥,既學了醫,高興去實習幾時便去了。

姚蕙如 (深思) 又聽說你處現時還不曾有女看護,是麼?

陳若愚 不錯,舊同學沒有一個肯來,我正爲這事要去看校長呢。

姚蕙如 (略頓) 我現在校中功課並不忙,祇星期四和五有兩點鐘課,餘時倒可以幫幫你,你若願意,請對校長提出便了。

陳若愚 (出於意外,略頓) 我很感謝你,那麼一定如此便了。

(姚陳下 幕)

第二幕

佈景 若愚醫院的面前。大門上掛着橫額,大書若愚醫院四字。門左側掛陳若愚醫師銅牌,右側貼貧病施送醫藥,門證不取醫金號金,下午出證隨請隨到字樣。幕開

時，張李兩人在臺前向門內探望。

張三眼 也少有的，做了醫生，沿路拉人進去看病。

李大炳 你說怎樣？

張三眼 你不曾看見？陳家的若愚今天掛了牌子出來，來不及的要看病，竟把那個癩皮金硬拉了進去替他治癩了。

李大炳 我看他的醫道，大佳也不佳了，否則，怕沒有人自己上門來，還要沿路拉人去看病？

張三眼 一點也不錯。你看袁家的老先生，不是家裏的門檻已踏去了一大半麼？但他每天只看十號，過此把門一關，憑你是誰也敲不開（朱和鈞，元智，張執之，顧璧人，四人和吳會大學男女同學五六月人攜禮物上。鄰佑又聚了許多攏來觀望）

朱和鈞（舉頭）是了。若愚今天一定很高興，你們看門前收拾得多麼清潔。

顧璧人 蕙如一吃了午飯，也就去了。

張執之 聽說她是替他做看護去的，也難得。進去

罷。(向內高呼)若愚!

(內有應聲,賀衆全入)

元 智 (聲在門內)若愚,恭賀你,恭賀你,蕙如呢?

(觀衆聚門前)

孔先生 (口銜烟管搖頭而上)男女混雜,成何體統,現在真愈弄愈不是了!(上前諦視)

張三眼 孔先生,你的門館裏爲什麼也有三個女學生?

孔先生 (不理)哇!好新的招牌,叫張天師來看,下面一定還沒有鬼呢!

張三眼 問你不答,嚕咕着什麼張天師李純陽?

孔先生 你們不讀古書的人,是不知道的。易經上說從前張天師出巡天下,每走過一個醫生的門前,招牌底下沒有不聚着一羣枉死怨鬼的;後來走到洛陽,忽見一個招牌下竟沒有鬼,他想這一定是個神醫了。那知走去一問,招牌是上一天纔掛的,送死的人還沒有來過。這個招牌,昨天也不曾見,豈不比那個更

沒有鬼麼？

李大炳（囁咕）死鬼倒拉了一個進去呢。

張三眼（對孔）孔先生你說的不對！……

孔先生 什麼不對，有鬼了麼？

張三眼 不對不對，封神榜上說易經是周文王，姓姬諱昌號西伯的作的。張天師是漢朝人，我還在大房的家譜上讀過，他諱陵號道陵，江西鶴鳴山人也。易經上如何會說起張天師呢？

餘 衆 張天師是天神降凡，恐怕那時先已出世過了。

孔先生（強辯）你不知道漢朝有兩個，一個叫前漢，還在周朝以前麼？

李大炳 只莫孔先生弄錯了，怕是我們家譜上的李老君，那個一炁化三清的太上老君，封神榜上說他是幫周文王定天下的。

餘 衆 不錯，不錯，一定是那個騎着青牛的李老子，像的，像的。

孔先生（面赤不語，細看門前招貼等）啊，遷就遷

就！你們看（念着）貧病施送醫藥，門證不取醫金號金，下午出診隨請——隨到。

李大炳（搶着說）先生你不知道，這算什麼，他還把癩皮金硬拉去治病了呢？

張三眼 真的，我眼見他把這癩皮像上客樣邀了過去。

餘 衆 他這個人倒好的，換了別人，誰肯這樣？

孔先生（吐了一口痰沫）呸，你們那裏知道，這就叫做草菅人命！

張三眼（追問）什麼叫做草菅人命？

孔先生 你嘴乖乖的也不知道了。你們還不知道他的奸詐麼？哼！（搖頭，衆人齊對他望）哼！

餘 衆 怎樣？怎樣？

孔先生（得意）不說（回身要走了）

（賀衆自內出，陳若愚，姚蕙如送下）

鄰 佑（閃開）看看看看！（孔先生回頭一望，氣的直走了）

張執之 去了，晚上再來擾你，若愚再會。

第一輯

賀 衆 若愚再會，姚女士再會。

(賀衆下，觀衆復聚，李富國倚醉慢上)

張三眼 怪不得孔老夫子生氣，原來還是升夫妻店！

餘 衆 (笑)

李大炳 怎樣？——我倒不聽見說若愚對過什麼親。

張三眼 哼！你知道。

餘 衆 他們這樣混天糊圖，看癩皮金不倒灶！

李富國 (走近臺前立定略聽，大喝)立正！(身子向
右側旋轉，右手向後，左手向前作托鎗勢)
預備——放！

張三眼 大驚小怪，嚇什麼人，醉鬼！

李富國 (兩眼注視張，顫頭)不是？不是？

張三眼 (悟了轉來)不錯，不錯。(瞬目對餘衆)
(餘衆笑着，一哄散了 幕)

第三幕

佈景 若愚醫院的門診室。門的對面，沿左壁放着一具
藥櫃，櫃中陳列器具藥品等。割症案一張，放在左壁櫃的

後方。右壁置看症桌，桌上羅列聽筒，脈枕，紙筆，墨水，等。桌後又爲一桌上，置酒精燈，燒瓶，搗臼等。後方牆上懸掛古畫一幅。兩傍掛着兩件白布看症服。陰晦之晨。院僕在室中整理，若愚自內出。

院 僕 先生起來了，用過早膳沒有？

陳若愚 我已起來半晌了，吃早點後，在後邊看了半點鐘書，今天怎樣，有看診的來麼？

院 僕 還是沒有。

陳若愚 (不安) 還是沒有麼！聽見說這幾天天花很利害呢！爲什麼我這醫院開幕了七天，還沒有一個人上門來看過！

院 僕 說起天花，昨晚有一個人來過，說他的兒子患天花很利害，要討一些藥。我因爲先生已睡，他又不是正式來看症的，病又討厭，所以回他去了。

陳若愚 (燥急) 那豈有此理，你爲什麼不通知我一聲呢！做了醫生可以拒絕爲人治病麼！況且這幾天正閑得沒有事做事！（到藥櫥前）快

把我的提包拿來！我去看就是了！

院 僕 來討藥的，不是請先生去。

陳若愚 （忙如故）也可以去的。

院 僕 是個不相識的人呢。

陳若愚 （忙如故）也可以去的。快一些，天花不能擱幾時，已經遲了，遲了。

院 僕 他沒有把住址給我，如何去呢？

陳若愚 （大掃興）噯，你為什麼不問他呢？真糟，真糟！（廢然的坐下倒抽了一口氣，半晌）已有九點多鐘了，今天姚小姐為什麼不曾來？

院 僕 說起又是我忘記了，即刻有電話，說校裏有親戚來探望，要等下午一時纔來。倘然有要緊事情，請先生打個電話過去。

（若愚無言，起來，在室中踱了幾個週遭，最後見刀剪等在藥櫥中明晃晃的發光，便開了櫥，拿一把剪子出來把指頭上的皮修了一會。見剪上留了兩個手指印，又取手帕仔細拂拭了一回，重又放進櫥去。關上櫥門，